



一幅中国北方乡村文化的全景图

——评赵海忠长篇小说《匠者》

◎王芳

《匠者》这部小说中的杏村是微缩的中国北方农村,从时间轴上自1905—1988年,前后约80年;从空间上书写的是游走于乡间田野的各色匠人——鼓匠、画匠、木匠、铁匠、饼儿匠、笼儿匠、糊裱匠、皮毛匠、泥瓦匠、裁缝匠、钉盘碗儿匠等,构成一部乡村匠人之大全。这些各类匠人又与芸芸众生勾联在一起,牵扯出各行各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涉及了150多个人物。这些人中不仅有农民、牧民、赤脚医生、兽医、小商贩,有老师、学生娃、驻地军人、车把式、包工头等,勾勒出一幅北方乡村生活的全景图,聚焦了乡村生活的千姿百态,包涵了自然生态、人伦道德、民俗风情、众生百像等,是一部乡村生活的“人世间”,更是一部乡村文化之大观。

小说在开始时就写道,“塞外乡间,跑动着各种手艺人。这些手艺人不同于其他农民,一技在手,在村里的身份仅次于干部。普通百姓,四季辛苦劳动,秋天分全年口粮,手中很少有活钱。养猪卖几块,过年前给我们做一两件新衣。夏秋季节卖鸡蛋、兔子,买酱醋油盐、针头线脑。手艺人不然,他们能靠技术挣钱。”

乡土中国是文化的一片厚土,是传统文化的根脉,是寻根的线索,那里有文化的原生态表现形式,有最接地气的生活样态。或以音乐曲艺、绘画剪纸,或以泥塑面塑,或以服饰,或以饮食,或以节庆,或以婚丧嫁娶,或以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多元的表现形式与传承形式决定了她的丰富性,以及多样化、地域性、通俗性、民族性与传承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生活的转型、乡村人口的大量流失等原因,消失了的村庄、失传了的手艺和越来越多的匠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他们却又是乡村生活丰富多彩的生动画卷,甚至是乡村生活的点睛之笔。匠人不仅是具备某一种谋生的手段,制作和创造了生活实用产品,也是技术和文化的传承者、传播者,甚至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人。他们的行动轨迹本身具有放射性,也决定了小说的开放性和小说蕴含的文化价值。

作者从日常生活着写写出了手艺人的几代传承,写出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善良淳朴、精耕细作的优秀品质,也写出了他们作为手艺人的精明、自尊而又自傲、相互较劲的特点。读来有如下深刻感受:

一、彰显了乡土文学的特质

读《匠者》如同看了一场又一场的乡村大戏,乡村生活扑面而来,生动有趣。作品描写的内容接近乡村生活的本真,植入了乡村司空见惯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喜闻乐见的多种艺术形式。小说看似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是一个手艺人、匠人的出场,在他们的劳作中引发日常生活中的趣事和矛盾冲突。“村里没啥娱乐活动,邻里矛盾、家庭纠纷甚至猪拱狗刨、树折草断,都是难得的红火事稀罕事。”

小说里写了许多“红火事”。其中较为出彩的是第二章“画童退狼”,七鼓匠和三画匠的矛盾冲突,以及与狼共舞的惊险壮观场面;第三章“糊裱人生”,贺大头家盖房盘炕洞引发的火灾,马裱匠和队长拔麦子打擂台;第四章“水火精灵”,三千头掉进粉管箩的闹剧;第五章“焙炒岁月”,三千头与贺大头在炒面坊打架的激烈场面;第十章“通达之御”,古车豁子和



马车店老板娘的打情骂俏、斗嘴、打赌;第十五章“好女巧灵”,小哑巴与巧灵比划出来的爱情表白;第十六章“熟皮剥趣”,三千头和姜皮匠打架掉入泡皮大缸的狼狈相等……

画匠和鼓匠是灵魂人物,在所有的匠人中这两类匠人和艺术最为沾边,木匠次之。

红白喜事在乌兰察布地区民间称作“办事业”,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穷有穷的办法,富有富的办法,画匠、鼓匠、木匠就是这事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谋生的手段也是乡村最活跃的艺术形式。小说第一章就是大鼓匠、七鼓匠和三画匠在沈家的白事业上出场,七鼓匠和三画匠、八木匠在整个作品中与许多人物都有交集,把不同的匠人和生活场景串联起来,依次出场,组建了一个乡村文化“大舞台”。

二、体现了守护乡土文化的自觉

乡土文学另一个重要特质是它的地域性。众多匠人身上凝聚了乡土文化的深刻印记,是乌兰察布地域文化的生活符号,构成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杏村是特定的地理和文化空间,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地。



“杏村位于乌兰察布高原东北角,也叫杏东,西南行三百多公里可到黄河‘几’字弯的右上方。往北三百多公里,就是中国和蒙古国的边界。明中期以后,晋陕冀鲁民众背井离乡,到内蒙古谋生,杏村一带是常选的落脚地。再往北,土地更贫瘠降水更少,农人很难立足。清朝开始垦务与增广设治,更多内地百姓来到此处。后来当局招垦实边、恩赏拔地,乃至设立公司出卖开垦土地。最初无所谓,人们只是跑春,春天来此夯墙搭屋,编写地号耕种,秋天收割完运粮返回。渐渐才有人定居下来。”

除此之外作品还特意提到了乌兰哈达火山这一独特地貌。小说像是一个导航定位系统,把读者直接带到了乌兰察布。

杏村的历史有着世代传承的文化。乡土文化是一种有着鲜明个性的文化。她的美在于她的独特性,《匠者》中的大鼓匠、二鼓匠、七鼓匠吹奏的唢呐声发出的是民间音乐的呐喊,二人台、呱嘴是民间艺术的独特形式,巧灵剪纸和三画匠的炕围画儿是乡土文化独特的审美体现。霍铁匠的铁匠炉敲打出上千年来农耕文明,各种农业劳动和生活的器具一应俱全。田老太压粉、二板爹和沈家父子炸麻花、老牛炒夜麦的手艺传承的是一种地域特色鲜明的饮食文化。古车豁子、贺大头、贺大头媳妇、三千头、三千头媳妇身上释放着原始生命激情,这一切构成了乡土文化的鲜活、自由性、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作家莫言说“如果一个作家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那么他是非常幸运的。”赵海忠能够把乡村生活写得活灵活现得益于他对乡村生活的熟悉,他就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他身边出现过的人物。小说第十一章对乡村学校的描写,那位黄先生也许就是他的老师,简亦繁也许就是他自己。他就是吃着土豆、莜面长大的。小说无论是自然描写,还是生活场景描写,还是语言,熟悉的乡村生活场景画面立体式呈现出来。画墙围、裱糊层、压粉条、炸麻叶、炒夜麦、推碾子、杀猪菜、压栈糕等,还有乡村司空见惯、耳熟能详、土得掉渣的人名和生活化的民间俗语、方言,如“认灯”“歇晌”“板蛤蟆”等。还有就是作品多处描写的乡村风景,如第十一章“风从四面吹来,海浪按照风的方向起起伏伏。有时一浪到底,人的目光追着海浪,逐渐抬高升远。有时打个旋儿,麦子互相之间纠缠,忽然来一股劲风,就解开了。有时还会从中间开始,波浪如水波,缓缓地扩散开去。就这样,足有二十几天的工夫,海浪游来荡去,由墨绿、浅绿到淡黄、深黄,可以开镰了。”

“这是世界上最安静的村落,一点点声音也没有。几十户人家窝在这山坳中,连最轻的呼吸都听不见。月牙只有一点点,像个磨久脱蹄的马掌挂在西天,发着冷冷清清的清辉。星星数量不多,多一个都闪闪发亮,清丽得像要滴下水来。西边,杏树枝干摇来摆去,可惜声音传不到村里,俨然另一个被遗忘的世界,不知道演绎着什么神话般的故事。”

以上这一切元素构成了一幅中国北方乡村生活的风景画。

乡土文化是一种乡愁,是历史和故土的记忆形式,每一种文化形式都是一种乡情、乡音,都能唤起游子对故土的怀念与回味,没有了乡土文化也就没有了乡土气息。乡土文学是乡土文化最好的呈现形式,因为文学比其他形式

独特的审美心理相吻合,这来自对儿童心理审美体验的细致观察,这是儿童作家异于其他作家的特殊性感知与表达能力。

童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冰心一生所追求的生命境界。作家保有一颗童心的纯粹,以希冀尔代言三千孤儿,继而推演三千孤儿在内蒙古阿爸与额吉的关心下成长,成人的点点滴滴,引领读者的阅读向儿童心理和童年行为无限接近。

这部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作家用有限的素材讲述那场浩繁的故事,用有限的文学元素去象征那个时代、那个时代、那些人们的幸福、接纳与被接纳。作者灵动的文字为作品赋予了饱满质朴的人文关怀,为这个永远传唱的民族团结佳话赋予了更加完美的艺术和美学呈现。

这是一部追溯文学,作为一个年轻作家穿越半个世纪,还原当时的牧区生活,人们的情感、世相的真实,实属不易。特别是牧区生活和城市生活分属与两个人文环境,从小在城镇长大的作者,能够做到准确把握牧民生产生活的枝梢末节,是了不起的文学驾驭能力。

作者用她的笔为远去的那段时光、那段故事打开了一孔隧道,让当时的大爱之举照进当下的现实,照亮我们身边平凡而又伟大的人们,照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这是讲好北疆故事的精彩之笔。

新时代以来,艺术家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通过发掘和表现典型故事、典型事



更能够广泛地呈现乡土情结。乡土文化又是一种焦虑,面临着冲击与失传。有许多形式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传承人来传承,它不能断流。乡土文化的消失意味着一种文明的消失,保护乡土文化是作家的责任,《匠者》承担了这种责任,让我们重新拾起渐行渐远的乡村生活所保存的文化样式。

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视野

小说二十二个章节看似都在写日常生活的凡人琐事,但在对乡村琐碎生活的叙事中作者不经意间将时代的车轮在杏村轻轻滑过,半个多世纪发生的历史事件穿插其中,清末乌兰察布土地开垦、走西口及外来人口的流入、抗战时期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解放前鄂友三的匪患、农业学大寨、修梯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造卫星发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苏边境摩擦、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复高考、中越自卫反击战、土地承包等80年间的历史变幻自然地带了出来,如第八章《八匠之首》中仅是寥寥数语就传递了一个时代的重大转折。“喇叭裤、披肩发、迪斯科风靡未稍波及杏村。”很自然的使作品就有了史诗的轮廓,有了历史的深刻记忆。

作品曾经写到的“杏村是一本小画册,任时间之手一页一页翻过去,寒来暑往,春夏秋冬。那翻过去的,就再也回不来了”。小说结尾3个章节是大鼓匠邀请杏村的匠者聚集在上海,他们的话题有对往日岁月的回顾,也有对沧桑巨变的感慨。杏村匠人们曾经使用过的器具、劳动用的各种农具以及主要的农作物,都被收藏在大鼓匠自建的文化博物馆里,杏村的历史被珍藏下来。“杏村手艺人观看展览,回忆历史,新鲜而感伤。这些手艺人知道,有些行当,他们是未代从业者。曾经的手艺,生计的转换,落寞的处境,百感交集,一言难尽。”

四、艺术描写的周到细腻之至

赵海忠曾写了一部专著《观石集——红楼梦微观艺术论》,他专门研究了脂砚斋批语中多次提到红楼梦的“细,周到细腻之至”,从字词之微、场面之微、人物之微、形数之微、世态之微研究了红楼梦描写之细。在《匠者》中我们也看到了“周到细腻之至”,也感受到了作品的字词之微、场面之微、人物之微、形数之微和世态之微。

除了对人物衣着、神态、动作描写非常细腻,尤其写匠人工作时的情景,一招一式细到极致,马裱匠裱糊层和田老太和面粉的数道工序、沈家炸麻花的诀窍、钉盘碗儿的修补技艺,细到如果照做就能入行的地步。

夜面是乌兰察布饮食文化的符号,作品有不少与夜面相关的情景描写,关于夜面的做法和吃法就写到了拿糕、傀儡、钵头儿、鱼鱼、窝窝等。第五章专门写了炒夜麦的详细过程。还有就是描写车马店老板娘揉夜面的场景。

“她垫稳大案板,双手开工搓夜面鱼鱼。先是撇了剂子,一边四个摆好。双臂自然打开,手压住剂子,上身和手臂前后小幅度晃动,自有韵律。双手在案板上向内搓行,手掌外侧,四肢夜面鱼鱼获得了生命,如涂漆细流,像幼蛇出洞,亮晶晶、细铮铮,一会儿就搓到案板中央。老板娘控制着手臂的方向,在两手即将挨住的时候,竟然一远一近交叉,夜面鱼鱼如训练有素的两支军队,彼此谦让,稳稳地错了过去,两只手臂呈‘X’形。双臂不能再往远时,两手忽然将夜面鱼鱼提起来,在案板两端绕圈,落下窝住,如一个新造的雀巢,像一团圆水面的细草。”

这些过程描写真是怎样一个“细”字了得。如果说《匠者》让人意犹未尽之处,就是对大鼓匠这个人物有些欠缺。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是开局和结尾的重要人物,但不如作品中其他人物鲜活,开局之后离场有些匆忙,如果更好地展开他和恋人之间悲欢离合的描写,小说会多一个亮点。

《匠者》挖掘、记录了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如何保护、传承、利用传统文化的问题,这也是目前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自强的内在要求,或许这也是小说的现实意义之所在吧。



民歌《走西口》唱遍华夏大地,版本之多数不胜数。无论何种版本,无不恋情绵绵、苦情凄凄,令听众观众深受感动,甚至潸然落泪。

二人台流行于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河北西北部地区、陕西东北部地区,内涵颇丰。二人台代表剧目《走西口》虽是一出小戏,但历史文化遗产面广博,观众喜闻乐见,百听不厌。

走西口乃中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人数最多、留下足迹最远的陆地移民大潮。大约始于明代嘉靖年间,年复一年踏上西口路的人数逐渐增多。他们的栖身之地非常辽阔。走西口大迁徙逐渐孕育出二人台这一剧种,特别是流行范围最广的内蒙古二人台,堪称“西口绝唱”。

内蒙古二人台是内蒙古地方戏曲,与晋冀陕二人台相比,虽属同种同源却又颇具个性,别有风韵,独树一帜。它在广泛运用晋陕冀等地汉族民歌的基础上,吸收当地蒙古民族民歌的成分较多,载歌载舞,豪放动听,悠扬粗犷。内蒙古二人台曾经有过蒙古语与汉语混合演唱的“风搅雪”,由浓郁的蒙古族风情逐渐与汉族元素融合,发展到学习戏曲表演,增加戏剧情节,登上戏剧舞台。

内蒙古二人台的成长与发展并非无样可循,与自己最亲密的姐妹艺术晋剧中路梆子非常相似,诞生年代与历程更十分近似。它登上戏曲舞台是以北路梆子为基础,吸收晋剧中路梆子、朔州大秧歌、右玉道情等剧种之长,才得以发展壮大。二人台从业者应该发扬二人台前辈的创新精神,冲破桎梏,放开手脚,通过与其他剧种深入交流,继续发展壮大,取长补短,再创辉煌。

内蒙古二人台向其他著名剧种学习,不能贪大求洋,急于求成,应该以自我创新为出发点。二人台本是历史较短的小剧种,无天然大骨架,若刻意模仿京剧、评剧、豫剧、晋剧等大型剧种,最终会失去自己的地域特色,费力不讨好,如同小驴生产大骆驼贻笑大方。二人台不一定有非向邻近剧种学习不可的必要,因为自己在发展过程中早已向它们进行过取经借鉴,学习到了它们的优点。诸如山西的右玉道情、朔州大秧歌、大同耍孩儿等,它们是近似于二人台的小剧种,流行的区域几乎同时流行于二人台,二人台从产生到发展都同它们进行过历史性的深入交流。

二人台学习姐妹艺术虽无标准的选择性,却把握相似性、启发性、发展壮大的成功性等多方面,一步一个脚印进行实践。我们开阔视野进行广泛类比,如流行于东北三省的二人转,产生于山东胶东半岛北部广饶县的吕剧,发源于湖北安徽交界处的黄梅戏,它们从起源到演变都与二人台有诸多共同之处。这类较小的剧种几乎全部发端于社会最底层行乞的流浪者,全部由多种民间小调相互交融而成,全部由“打坐腔”汲取大剧种的营养,走上舞台成为戏曲大花园中的鲜花,全部以农、茶、牧业劳动者的劳作底色,经历过艰难的成长,才向雅俗共赏发展,充满淳朴的生活气息与醉人的泥土气息,从演唱劳动者的朴实单纯感情,渐渐向多元化的丰富感情拓展。

只有纵向深刻探究自己真实的历史,才能更清醒地认识自我;只有横向广泛比较类似的事物,才能更准确地发现自我的不足。“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将二人台放到中国戏曲的历史长河、广阔天地,细心考察、认真分析,与黄梅戏、吕剧、二人转等剧种进行多方面、多因素对比,才可以认识到真实的二人台。

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的市花为丁香花,我们应该将二人台培育成具有丁香品格的剧种,花朵虽不算艳丽却繁荣似锦、芳香诱人。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

爱,在时光流转中永恒

——评儿童小说《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

◎温智慧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是希望出版社“草原男孩书系”中的一册,作者胡斐是一位女性青年作家,以儿童文学创作见长。这部书讲述的是“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民族团结佳话,体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亲如一家、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国家观、民族观、人民观、团结观。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8万字的儿童小说,热情讴歌了内蒙古人民淳朴善良、博大无私的家国情怀和民族大义。通过阅读我们见证了作家的落笔情怀、构架能力,以及对小说元素的把控,虽然故事线条简洁,藏在简洁背后的却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正是由于这个叙事的选取,我们可以把这部书定义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讲好北疆故事”的文学遵从的作家创作实践。作家这一题材的选取有独到见地,有对这一题材的时代意义的准确认知。这个发生在上世纪民族大团结的故事,在新时代仍是中华精神的永续传唱,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中华民族精神有着非同凡响的积极意义。

在《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中,人物的书写符合儿童文学的美学特质:纯真、稚拙、欢愉、变幻、质朴……希吉尔心思缜密,从南方来到内蒙古,从懦弱胆小向勇敢坚强一步步转变,实现了一种变幻式的成长。这一切来自于作家的笔下功夫,一个个场景的变换、一个个事件的呈现,推动着希吉尔向着美好的人生蜕变,直至成长为纯朴仁怀、胸襟广阔的“草原汉子”。

这部书呈现了全景式儿童文学的特点,描写事物态势极为明晰,介绍事件起因发展极为简

洁,文字里的童音童声极具音乐韵律,对特木尔、诺敏、格根塔那、达西、布和、敖木嘎、小河北等人物物的描写叙述十分耐读……这一切的有机组合建构,是这部书成功的关键。

小说紧扣儿童文学不能偏离的主题,有来自国家层面的爱,内蒙古人民的爱、家人之间的爱、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爱、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爱……这么多层面的爱,共同奏响了人间的大爱之歌。

儿童文学的主角自然是儿童,童心所拥有的懵懂与顽皮,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艺术表达与再现:一个来自南方的五、六岁的小男孩,如何面对陌生的内蒙古、陌生的内蒙古草原上的人们、陌生的情感,实现自然而然的感性与亲情的融合?儿童小心思中的世界、儿童眼中的万事万物、儿童的自我保护心理……所有这些都作家一字一句描写得淋漓尽致,诗性的语言不拖泥带水,情感的转变与升华在笔墨间流淌交融。

作家以儿童单纯的情感视角,不遗余力地书写儿童眼中的所见、所感,全面表现与表达儿童的内心体验。充分运用拟人手法,把金雕、马、班特儿、小羊羔、小狐狸、小蚂蚁……风、雪、沼泽……一切有生命或者无生命的事物物人格化,唤起阅读群体的情感共鸣与阅读兴趣。

小说的叙事性构造方式、故事情节的精心安排,烘托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具体行为之间的关联,呵护了故事情节发展前后必要的重叠变化,使小说立得住、站得稳。

小说的童趣与情趣描写,与儿童

件,以小见大,展现时代的变革与成就,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形象。在这一点上,《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做到了。

在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着力加强现实题材文艺创作,发掘出更多代表时代精神的主题,坚持为时代造像、为时代代言、为时代明德,作者胡斐便是他们中的一员。

胡斐将对人类与大自然的感知、对社会的关注、对时代的感受,以及对自我内心的期许、求真、求美,作为她在艺术道路上追寻与表达的目标。

《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中,在希吉尔这个人物身上,有身世带来的敏感与脆弱。他来到一个陌生的所在,面对一切陌生的事物,孤独无助地用自己能懂的眼神,捕捉陌生环境中人们的态度、人们的喜怒哀乐,去发现内蒙古草原上一切陌生的事物。最初,没有朋友的他觉得很孤单,向内蒙古草原上的奶奶、额吉和阿爸,把希吉尔当作亲生的孩子,用爱温暖给了希吉尔勇气和力量。希吉尔渐渐消除了对陌生环境的抵触和害怕,和草原上的小伙伴、动物们都成为了好朋友。内蒙古人民给了希吉尔无私的爱,也使希吉尔成长为一名勇敢善良的“草原男孩”。

胡斐在《希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这部书中,以“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这首儿歌,直观而肯定地告诉读者,有些明亮,会在时光中永存。就像这部书里的故事一样,那些往事,那些人们,一个一个,都是星星,在共和国历史的天空中闪闪发光。

